

## 排华惨案纪实

蒋文鹤\*

### 一、日人主使朝鲜排华惨案的铁证

万宝山事件之后，在朝鲜发生的排华惨案，绝不是朝鲜人对我国华侨突发的不幸事件，对我国有计划、有组织的、大规模排华运动，亦即其一贯的侵略政策的表现。因为此次参加暴动的暴徒，朝鲜人中，除极少数是甘心媚日仇华者之外，其余都是被日本人恫吓、威胁或利诱造成的。以下几点事实足以证明。

(一)我们知道，朝鲜人在日本政府极度高压之下，平日少数人集会，尚且不得自由，何能瞬息间聚众数千，作大规模的暴动？纵能聚集，又何能在日本军警严密防范之下，劫掠焚杀，连续四五日之久？年前朝鲜人曾因妇女被日人侮辱，而发生革命运动，规模巨大，但因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而平息，何以此次独令其愈演愈烈，继续数日？由此可知，此次排华惨案，实在为日人所主持，预先得到日本政府的授意与煽动。

(二)当酝酿排华之际，日本政府发出训电，竟声称对于最近在“满蒙”种种纠纷，殊难默忍，难保不再造成济南惨案的不祥事件。这无异明告，令其恣意行动，吾人事后以排华的暴行与日政府的训电相印证，谓非日政府蓄意酿造的一种暴动，谁能置信？

(三)当惨案发生时，朝鲜各地的日本报馆，纷纷印发号外，

\* 作者当时为中国驻朝鲜仁川领事。

捏造谣言，挑拨朝鲜人与华人的恶感，而负有稽查报纸、监督言论的朝鲜总督府，竟不加取缔纠正，一任其颠倒黑白，煽动暴动，以致惹起此次惨祸。此非日政府故意放任，唆使暴动而何？此外如朝鲜报纸驻长春特派员朝鲜人金利三，当万宝山案发生之初，受日人之利诱威迫，谎报朝鲜侨民被华人杀害之消息，以致激起朝鲜各地疯狂排华，造成空前之排华惨案。乃至“万案”真相已明，不少正直的朝鲜人给以谴责。金利三受日人利用，谎报情况，而金亦深自悔悟，作书声明，披露于《吉长日报》。日本领事竟唆使日籍警察，枪杀金于吉林东亚旅馆。此亦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金利三以推波助澜于先，而复惨杀金利三以灭口于后之铁证。

(四)当朝鲜各地发动排华暴动时，日人改穿朝鲜服，从中指挥，又分发华侨居住地地图，使暴徒按图攻击。而一般日本警察，亦多摘去警帽及警章，跟随暴徒之后，协助捣乱，俟暴动已过，乃伪驱逐朝鲜人，阳示保护华侨。又当暴动激烈时，朝鲜的知识分子及民众团体，多出而主持正义，印发传单，劝群众不要暴动，伤害中朝传统友谊。但俱被日警阻止，不准散发，以致惨祸蔓延，遍及全朝鲜。日本政府主谋助虐的行动，十分明显。

(五)平壤、元山等地暴动最烈之时，华侨纷集车站，急欲逃生，而车站竟拒绝售票，各轮船亦不准华侨搭载，致使华侨逃生无路，束手被杀。日本殖民统治者居心欲置华侨于死地，无可狡赖。平壤某些日本殖民者，竟有赠与暴徒金钱，作为暴动更足以证明排华惨案，日本帝国主义实为正凶。

(六)当朝鲜境各地排华时，我国内发往朝鲜的电报，及华侨向国内报告的电报，日本电局虽然收受，但均搁置，不为发送，华侨电话，亦不为接线。似此故意阻挠消息，显系助成惨案扩大，日政府虽欲委卸责任，无如事实俱在，岂容讳饰。

证之以上种种事实，可知此次暴动排华，乃是受日本帝国主

义的煽惑强迫，而为日本政府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狠毒阴谋。

日本政府所以煽惑排华的原因，实因我中朝两民族素来亲善合作，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前途，大有不利，故日本殖民统治者蓄意挑拨朝鲜人对华人的恶感，令其排华仇杀，两败俱伤，日本帝国主义乃从中坐收渔人之利。所以这次惨案的正凶主犯，实际上完全是日本政府及其横暴的军阀。

当时国内外报刊的评述，亦足资证明。

英报（即译神户英文纪录日报）关于朝鲜排华事件之公论：

“朝鲜各地，因满洲中韩冲突，发生排华暴动，据官方报告，华人惨死者91人，受伤者约有三倍，然数当不止此，平壤暴动最为凶烈，华人在街道上，被击毙者数十人，日方狡称日警无力制止，似即此可以卸责，虽云暴动，起因含有报复性质，如日警能严密防备。决不有如此惨酷屠杀，此系不可讳饰之事实也。当星期五（3日）暴动酝酿之际，朝鲜各地谣言繁多，已呈险恶之征象，最可注意者，则平壤城内与华侨杂居之日人，事前已迁移他处，星期六平壤、汉城、济物浦、元山等处，果发生仇华暴动，早晨，中国驻韩总领事张维诚，亲赴总督署要求设法保护华侨，并警告，但日官吏，均漠然置之，毫不加紧戒备。星期六晚，平壤发生剧烈暴乱，24小时内，华人死伤者甚多。据云平壤暴动首领，均非当地人参加。暴乱时民众围观虽达数千人，然杀人放火劫掠行凶者，仅只四五十人，且彼辈携有华人住所地图，按图索骥，难期幸免，如事前无组织，日警何不竟预闻？迨暴动发生后，日警既不能积极制止，复未见缉获一二巨凶，竟任其全数漏网，岂非咄咄怪事耶？日本新闻机关，近传出妙闻一则，据称：暴徒事先约定，对于日警可置之不理，若遇宪兵，须稍矜慎，至军队来时，则当立即退避，因暴乱时，屡有不可思议之事实发现，故此项消息，甚堪注意。如星期一晨，传有华妇一人，在街上被暴徒痛殴，日警虽目睹

惨状，竟视若无睹，迨暴徒散后，始前来佯作制止，此华妇不幸重伤而死，复有华人数名，由日警诚如官方报告，所称无力制止，则此事故不足追究，然吾人深信此中有严密调查之必要。日军第七十七师团，常驻平壤一带，于星期一下午特向满洲开发，谓系保护南满日侨。查此次朝鲜排华，满洲华人，态度镇静，加以当局防备森严，自始至终，未有任何越轨举动，日官宪增加满洲军力，预防不测，吾人固不能责之，然当第七十七师团日军尚未越境时，对于平壤韩人凶烈之暴动，不加制止，诚属不幸之极也。”

## 二、在朝华侨在惨案中死伤人数及财产损失

平壤、镇南浦：7月4日晚，镇南浦徐领事因悉京城、仁川发生仇华暴乱风潮，故于5日晨正式专电平南、黄海两道厅警察部长，平壤警察署长，又面晤镇南浦警察署长，切托对于华侨妥为保护，并与当地商会，会商预防办法，至于平壤事件，据该处华侨各界代表声称，5日上午11时许，接平壤警察署电话，请商会主席往署谈话，其时主席适回安东，即由常务委员张景贤偕同罗翻译前往，由安藤高等系主任接见，谓本地倘有暴徒发生，本署必切实保护，苟遇有暴徒寻衅，望特别容让，并从早闭门，一切可请安心云。归会后，即通知各侨谨慎防范，迨至下午7时许，突然暴动发生，暴徒蚁集，不计其数，手持棍棒、刀斧、石块等凶器，并随带电筒，对于华侨家屋，不问农工商贾，分队轮流袭击，遇见华人，不论男女老幼，持凶殴打至死，毁掠财物，焚烧劫据，且带有引火燃料，随处放火，指挥均用警笛，组织颇为完备，直至6日晨，仍未停止，残忍惨案，世所罕见，而各处警察不佩武装，徒手制止，无补于事。及至9日，遭难惨死者竟达百余人，伤者200余人。此次排华事件中，以平壤为最烈，计损失约在日金254.5万余元，镇南浦及其它地方损失约在日金11.7万余元，至于平壤

死伤人数,据道厅发表,打死95人,而我方调查,则死105人,伤163人,生死不明者63人。镇南浦伤19人,汉川3名,胜湖里1名。长山基地为安葬死亡侨民的所在墓地,计分五条,每条据道厅发表,葬20人,每人一棺一穴,惟内有婴孩2人,则安葬一棺,最前一条较短,据称其为95人。

仁川:7月3日凌晨2时有暴徒数十名,在仁川的外里地方,向华人理发店饮食店投石,打破玻璃和电灯泡等,及至天明暴动声势愈急,侨民纷向中国街避难。事发后总领事馆驻仁川领事馆蒋领事到警察署交涉制止,并一方报告总领事馆。晚8时许,暴徒忽群集,约有3000人,大举暴动,全市情形混乱,华侨男女均逃避,蒋领事又要求警察署派武装出动,该署长以未奉道厅命令,未便照办。次日9时许,据报暴徒复在外里地方鸣锣聚众,集成5000人左右,大举暴动,手持木棍、铁棒、刀斧等,到处搜索击毁。内外里地方所有华商商店,多被暴徒用铁器将门窗撞开,即将刀斧等,割断电话、电线,抢掠撕毁货物,据于街心,最后将布匹绸缎掠劫一空,又烧毁店面,警察无力保护。至5日上午3时,京城武装警察及宪兵17名赶到,警察亦穿武装,见形势不佳,鸣空枪二响,暴徒始退。至中国街,因警备森严,故未冲入。查侨民被杀身死者,计连魁山、李俊吉2名,重伤者卢焕信、王有智2名,经送入医院治疗。一方面急用载货汽车将远近侨民送至中国街避难,计约1500人,另轻微伤者20余名。5日晚暴徒在中国街四周聚众数千人,希围攻人未果,乃至府外放火,被焚者二处。在领馆及商会收容者,约有3600侨民。6日起渐见平静,侨民纷乘华商利通号轮船与日商共同丸轮船归国者,计达8000人。此次华侨直接损失,约在日元9万左右,间接损失未计在内。

京城:京城暴动,于7月3日午后10时左右发生,侨商多处有暴徒投石击毁窗户玻璃,途遇华人,即施殴打,当由总领事馆

电话宪兵队及各警署切实保护。4日未明，京城府内外华商工人等纷来领馆报告，各处暴动，愈演愈烈，损害业已不少，张维城总领事即通知总督府，请速派武装警察保护，一方面通知各领事馆，一方面由中华商会及团体代表分访各机关、各报馆，请其缓和中朝群众情感，并由总领事馆函朝鲜政务总监迅筹万全保护办法，并酌派武装军警。其时华侨来馆避难者，已达千余人。5日晨，避难来馆者，络绎不绝。是日星期天，复由总领事向总督府提出应急办法四项，旋据电话复称，京城内外僻静处，华侨可由警署送至总领事馆暂避，各道警察，已命充分戒备，京城华侨较多离城，已飭就地切实保护。张总领事当即通知中华商会派汽车分往龙山、麻浦等地载运侨民来馆，是日统计侨民避难人数，已达二千数百人。6日张总领事往访总督府警务局长，请通令各道加派武装军警取缔制止。旋该局长来馆答称，已严令各道警察局警备，是日华侨到馆避难者，约3600人左右。7日又由各警署派警护送侨民到馆避难者，亦有多起，截至是日前后，统计达三千六七百人。7、8、9日继续由张总领事往总督府交涉，但各地暴动尚在续发。据报侨民家产被毁者，有徐秀升等60余家，侨民被伤被殴者，牛绪吉等140人左右，财物受损失者有孙君集等240余人，京城府内外侨民其损失死伤之数，据前述报告，至为酷烈。

釜山：自7月4日午前，经釜山领事馆因闻仁川、京城发生排华暴动事，当日与警署接洽防范，并于5、6二日要求警署道厅电飭各郡警署竭力保护华侨。7日朝鲜政务总监过釜山赴京城，由陈领事与总监面商严厉取缔暴徒。总监答称，自应完全保护。至8日釜山风声，亦甚紧急，各商店仍照常营业，惟市面各处之华侨妇孺均避难领馆，约10余人。是日中华商会玻璃窗被暴徒击毁，迨至晚间，领馆园内也有小石投入。至夜9时，暴徒集中领馆左侧空地，大约300余人，势将进攻领馆。时馆外街口派警驻

守,断绝交通。天雨而暴徒仍不分散,嗣由署长亲至领馆指挥卫队,向暴徒殴逐,惟暴徒竟向卫队投石该队不支而退,情况紧急,遂致电宪兵队,旋有宪兵到场,暴徒始散去,时已深夜。9日晨3时,市内牧之岛侨商刘振年,饮食店孙振树,被暴徒30余人投石击毁门窗,并将店内货物,悉数抛至街心。是晚,停业侨商避难至领馆者约达160余人。10日晚,领馆街道右侧街上暴徒六七百人,旋经宪兵驱逐散去。11日形势较为平稳,经领馆与道厅磋商保护办法,并决定恢复华侨营业日期,复由各厅答称,已严飭各处竭力取缔暴徒。12日大致安稳,避难至领馆及商会的各商号华侨人数,男约320余人,女约60余人。新义州:受轻伤者14人,华侨商店被捣毁者4家。工人于福京胸肋殴伤致死。其他负伤者五六人,又有三成金矿会社工人被殴死一人。元山:华侨受伤较重者,计21人。被凶徒追击无路可逃,落河溺毙,捞获尸首者,元山、川里各1人,传说死亡可以证明者3人,尚未证实者13人,失踪者19人。其它如云山北镇、大榆洞、宣川、定州南市、龟城、扬市、韩山、博川、宁边、义川等处华侨,也有被殴受伤及商店被袭击者。

据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教授董长治报告称:自2日起至6日止,华侨之损失当在千万元以上,迄今10余日,其调查,被日警拘至此者,3112人,市内被捣毁500余家,轻重伤者男女老幼共500余人,被打、被杀死者,216人,不知下落者,不计其数。又据商会会长孟宪诗对调查组说:甚至竟有剖腹剜心,肝肠狼藉,有的被割鼻,割耳,虽在襁褓中幼儿,亦所难免。我等曾在朝鲜数十年,财产数十万,从未得罪一人而横遭惨祸,日警不准携带财物,将我等拘至此处,在露天受苦,不但不能自由行动,即内部消息亦完全隔绝。谈至此,日警不准继续发言,孟等又放声大哭,不敢再说。调查员召集难民五六十人谈话,尚未发言,全体代表即放

声大哭，调查员不知所云，愤痛交集，即自掌颊数下，表示身为保侨官吏，竟使同胞受苦，为此不能自尽职责，惭愧无地，请同胞特别原谅，我等无丝毫警察权利的苦衷。

调查员讲话时，日警强止三次，但调查员以事已至此，还不许本国官吏说两句引咎的话，真岂有此理，故不听制止。讲话完毕后，继到各处巡视，迳见千余女同胞，提抱300余名婴儿，哭作一团，向调查员蜂拥而来，牵曳我等大呼救命，我等赤手空拳，怅然心伤，相与痛哭。最恶毒的，不但一般工农侨胞，即商会会长等各干部等人，亦须在草棚湿地上睡觉，吃粘饭团等。我等又请日警带我等到郊外大同警察署管内墓地，向被杀死之侨胞行礼。

### 三、一份沉痛的报告

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、京城华侨和国民党支部组成调查组，于7月8日前往平壤调查灾情和慰问被害侨民，事后的工作报告中有云：“平壤有华侨5200余人，500余家商店，被暴徒袭击捣毁，抢劫一空，竟无一幸免。先后被棍棒短刀打死，戳死者，计男子71人，女子6人，财产损失一时无法估计。调查员等，车近收容所地方，见日方军警大队，武装戒备森严，车到门前即见院内无数侨胞被害男女老幼，破头瘤腿，折臂，瞎眼者，令人酸鼻，目不忍睹。调查员要求会见灾民中商会干部及党部同志，日人不得已，始将商会会长孟宪诗等10余人，派通华语军警送来，我等相见默然，瞠目而视不能一言，全体相抱痛哭，泣不成声。”

据孟宪诗云：“事前我因事羁留安东，风闻朝鲜有不稳之讯，急赶回平壤，要求日方警察负责保护。日方警官谓不必惊慌，必能担保平安无事。不料当晚9时即有数百不逞之徒大起暴动，手持长棍，短刀，石块，砖头，遇华侨即杀伤毒打，遇华户即捣毁焚掠，有打口哨以下令者，有喊口号喊使者，华侨遇之者，无一幸



免，所有华商未剩一家。我等请求去墓地向被害侨胞致哀，日警颇有难色，经我等要求再三，彼始允先带赴平壤医院，然后再赴莹地。我等乃先至医院，见受害侨胞负重伤者，男女200余人，儿童三四十名，头部均有重伤，正视察之间，在我等眼前死去2人，其惨状难以言喻。至莹地，见日警数十人帮助朝鲜工人正在仓卒掩埋死尸……。我等对于此次视察结果，其结论曰：此次之大惨案，完全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，有计划的残杀，其惨毒为亘古所未有，较尼港之巴鲁机残团，尚野蛮百倍，文明国之举动，固如是耶！言念及此，令人心痛，我全国国民共鉴诸。”

#### 四、一封华侨的血泪书

仁川华侨、中华商会董事王仁鸿先生，安徽人，自少年时代即随其祖到朝鲜经商，已有30余年。在这次排华惨案后，致其国内亲属的书信中，沉痛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排华惨案的血泪斑斑的文字，当时曾在京沪各地报纸上披露过，兹节录如下：

“此次以万宝山事件为借口，在朝鲜各地，忽于7月3日同时大举排华暴动，纠集大批暴徒，到处抢劫烧杀，惨不忍睹，其是否有背景，蛛丝马迹，不无可寻。我住仁川，地处要冲，华人为数甚多，2日，即有侨胞闻将殴戮华侨之事，于是华侨转相警告，互为警惕，中国街之华侨，亦有自卫之准备。暴徒得悉后，3日，乃纠集数千人，捣毁同生泰等华商84家、华农菜园130余家，财货抢劫一空，家具尽被砸碎，火烧两家大商店，并将店主曹高登等2人毒打重伤，被击死者甚多，但只发现尸体三具。重伤数十人，濒死者1人。警察敷衍保护，内中指挥，有许多侨胞亲眼目睹，暴动时，中有红裤绿衣1人为总指挥，警察在旁专俟此家捣毁后，至彼家肆暴。7月3日下午8时起至4日午后4时正，暴徒纵横

捣毁华商，殴杀华侨连续达8小时之久。京城自4日至7日排华暴动最烈，四周僻偏侨农菜园、伙食铺，被毁灭者，400余家，损害之巨，较民国16年惨案，加重十倍。

平壤方面更是不堪言状，日警以保护华侨为名，实则指挥暴徒抢劫杀戮之能事。在此次排华惨案中，遭难惨死者，就有200余人，重伤者200余人。其他知釜山、元山、清津等地，华侨被害者，亦不在少数。我在这次惨案中，华生祥商号被抢劫一空，数十年心血毁于一旦，人也险遭毒打，家中5人，一个星期未敢出家门一步。现虽较前几天平息一点，但仍人心惶惶，安定不下来。我数十万华侨如坐针毡，如履薄冰，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……”

## 中村事件始末

关玉衡

### 社会背景与中村大尉出现

1928年前后，东北兴安岭科尔沁各旗一带土匪活动甚为猖獗。其时我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，曾会同军法处长王朴山<sup>①</sup>在永平防地上书给炮兵军军长邹作华，建议将编余的炮兵屯垦殖边。旋经张学良批准，并予屯垦军经费400万元。当以30万元购买蒙旗荒地，地点选在索伦山之阳，北界索岳尔济山的分水岭，沿洮儿河南至白城子，总长450华里；东西夹交流河、绰尔河之

<sup>①</sup> 王朴山，吉林榆树人，周恩来青少年的好友。曾设法营救被捕的“五四”学生运动领袖马骏，未果，后又冒风险掩埋其遗体。1930年病故，终年34岁。